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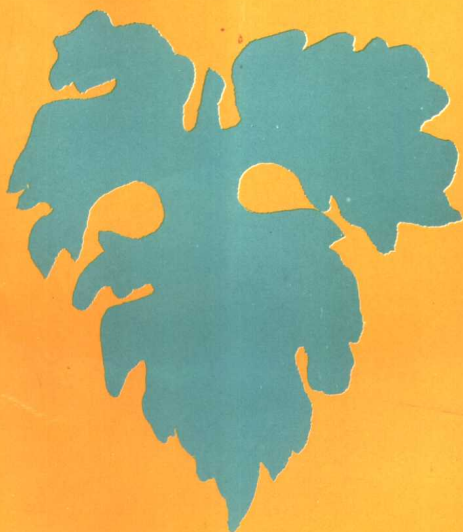
白烨 白描编选

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

SHANJUNDONGZHENGXIAOSHUOJIAZUO

ZONGLANSHANJUNDONGZHENG

XIAOSHUOJIAZUOZONGLAN



華夏出版社

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

白烨 白描 编选

华夏出版社

1995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白桦 白描选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4. 11

ISBN 7—5080—0539—2

I. 陕… II. ①白… ②白… III. 中短篇小说—中国—陕西—选集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4088 号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9.5 印张 408 千字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6.80 元

出版说明

陕西作家群历来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陕军东征”现象，向人们展示了陕西小说创作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风貌，也向人们提出了许多值得寻味和思考的问题。为了较为全面地展示陕西小说创作的最新成果，我们特委托白桦、白描同志精编了这本《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和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喜爱。

“陕军”七人小说创作论略

——代序

白 烨

今年年初，既是作家又是编辑的陈泽顺君从陕西调到了华夏出版社。谈起搞点有意思的选题，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编一部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精品选集。原因很简单，其一，被文坛称之为“陕军东征”的长篇现象正方兴未艾，在此之时系统地提供“陕军”的小说作品，正可满足广大文学读者的阅读需要；其二，作为陕西籍的或长期参与陕西文学活动的文学工作者，我、白描和陈泽顺，对于陕西的作家作品都有着如数家珍般的熟悉与热爱，编选此类书正有着别人所难以替代的优势。于是，说干就干，就有了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

这部书共选收了陈忠实、贾平凹、京夫、程海、莫伸、高建群和杨争光七位小说家的十六篇（部）小说作品，作家都属“陕军”之主将，作品均为主将之力作。依次大略读来，即会看出“陕军”之文学硕果，不只限于长篇小说“东征”；还

可感到近年的“陕军”以联袂“东征”震惊文坛，也实属事情发展之必然。

受几位编者的委托，我就我所了解的七位作家的创作结合他们的作品略作评介，藉以与读者交流研读“陕军”之所得，也试为他们走向读者和读者走近他们搭筑一座桥梁。

以《白鹿原》享誉天下的陈忠实，无论是从省作协主席的地位上看，还是从近年来创作上的影响来看，无疑都是“陕军”之主帅。这个从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的中年作家，完全是以不急不躁的态度和稳扎稳打的步履，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在创作上的种种追求的。他在创作起始，只把“从生活到艺术的融化过程”作为目标，力求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发，写出自己眼睛里的世界和感受到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演练，使他在独到地把握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上找到了自己，作品也充满了源于生活的内在魅力。他于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和于198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村》，都属于这一时期艺术探索的结晶。如果说陈忠实在他的创作初期是以求真为特征的话，那么，由1984年的中篇小说《梆子老太》开始的创作中期，则在求真的基础上进而求深了。这部小说所叙说的不正常的年代扭曲了老农妇梆子老太的灵魂，而她又以被扭曲的灵魂去进而扭曲身边的生活。作品在对人对事的审视上，显然借助于国民性问题的省察，达到了相当的人性深度。此后发表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接续并深化了这一文学思索，通过徐慎行先有封建礼教毒害后有极左思潮虐杀而使其终生唯唯喏喏、紧缩心性，把强大的社会思潮施予弱小的生命个性的巨大的影响，描写得入木三分，令人惊愕。这些作品读后难以释卷，它们总牵引你从社会文化

的根基上去反思普通人所不应有的乖戾命运。1987年之后，陈忠实集中精力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长篇处女作显然把他的小说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层次，这就是在原有的故事上求真、题旨上求深的同时，还在艺术表现上求新，以对现实主义手法的革故鼎新，使作品在内蕴上和形式上都深富史诗性的风韵。可以说，陈忠实从不把自己的创作寄托于一时一事的追波逐流，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他的《白鹿原》的成功，正是他甘于寂寞又不懈求索的必然回报。

本书在《白鹿原》之外收入的短篇小说《轱辘子客》和中篇小说《地窖》，都属于陈忠实创作成熟期的作品。《轱辘子客》明写王甲六“总想走一条笔直的路而其实每一步都歪着”的生活坎坷，暗写大队长刘耀明出于个人目的的倚权弄势对王甲六的命运播弄。与王甲六这个钱场上的“轱辘子客”比起来，刘耀明这个官场上的“轱辘子客”，何等的阴险又何其的顺遂。集权主义的年代如何抑善彰恶、以邪充正，于此可见一斑。这个短篇的叙述方式之蕴藉，批判意味之深刻，与陈忠实早期的短篇小说相比，几乎判若两人手笔。《地窖》这个中篇小说以“文革”前后的历史动荡为背景，通过关志雄在“四清”中错误地整治了唐生法的父亲，唐生法借“文革”扯旗造反整治关志雄这样一个连环套式的纠葛，揭示了左倾思潮假“革命”名义给不同的人带来的命运悲剧。作品由关志雄无奈中被唐妻藏入地窖起笔，层层剥茧式地细细道出事象底里，在引人入胜之中启人深思。应当说，无论是《轱辘子客》还是《地窖》，都显示了陈忠实对于人性和人生的复杂性的认识与把握，那种钩深致远的题旨营造和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多少也能见出后来《白鹿原》中的某些影子。

反过来说，也正是这样的生活小发见和艺术小探索的铢积寸累，才使他最终聚就了《白鹿原》这样的艺术巨塔。

从以创作的别树一帜在文坛辄领风骚的一方面来看，贾平凹可视为“陕军”的另一主帅。如果说以陈忠实为代表的注重写实述史的小说创作倾向，基本上是柳青、杜鹏程的小说传统的接续与延展的话，那么，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愈来愈成为这一小说传统的例外。在他的小说创作前期，短篇小说《满月儿》，中篇小说《鸡窝洼的人家》等及长篇小说《浮躁》，叙述手法上较为传统，题旨表达上也不乏强烈的写实气息，而《太白山记》以后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表现方式上返朴归真，扑朔迷离，所负载的内容也真幻莫辨，虚实并蓄，明显带有以感觉化的语言抒写非确定意向的意味。《废都》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它在表象记述文人的心态与行状的同时，内里抒写一个迷惘者裹藏在无聊与无奈中的寻索与哀叹，那种由形而下的沉沦和形而上的悟想交织构筑成的画面，使它更像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彼此嫁接的独特艺术产儿。

本书所收的贾平凹的三篇作品，均为他创作变异期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太白山记》以笔记体的形式描述一种浸透着神秘文化气息的社区生活，并经由这种生活氛围体现作者对作为生命本体的人的了悟与感知。作品里的人和事，被一一剥离了社会性的色彩，以最本能也最简朴的状态展示着生存与生命本身，有如一幅幅初民生活的岩画拓片。中篇小说《佛关》，是作者由《太白山记》到《废都》的许多中介中的重要一环。这部作品以少女兑子因美而招致的种种不幸，实际上揭示了人性之中的一个悖论：人渴盼美，人又毁灭美；美能陶冶人，美也迷惑人。作者在这里不仅在哀叹美人的不济

的命运，更在呼吁给美的事物造成美的环境。作品在对人生和人性的多种可能性的思索中，表述上也首次以“□□□□”的方式对某些性描写文字进行了删节处理，由此可见，《废都》中的“□□□□”并非是作者一时的心血来潮，它委实是作者在涉及性描写时自我约制的一种手段。把《太白山记》、《佛关》与《废都》连缀起来看，作者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中路数便十分显见：由群体到个体对普通生命的合目的生长进行深刻而细切的观照，而在艺术上则兼收并蓄、不拘一格。这种在描写对象上锲而不舍的挖掘与探求与在表现方式上变动不居的借鉴与创造，正是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总能独树一帜因而也弥足珍贵的奥秘所在。

作为“陕军”中的重要一员，中年作家京夫是以扎实、稳重的创作风格见长的。八十年代初，他先后发表的《深深的脚印》、《手杖》、《娘》等短篇小说，均在文坛引起过一定的反响，其中《手杖》一作还获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这些作品，多以平实而细小的生活情节，描写体现于普通人家或亲情之间的道德变异，往往在生活的细波微澜之中折现人生的宏旨大义。中篇小说《啤酒》带有他创作的固有特点，它由当年的老干部老东山在给私生儿子民娃做短工时的回忆与感触，写了社会历史对人的限定：它既使老东山失去儿子民娃，也使他愧对情人陈玉民；他只能在大义灭亲的阶级斗士和有情有义的寻常男人之间择其一，历史迫使他选择了前者，他却带着永远的负疚与缺失苦度不如意的人生。问题还在于，历史在动荡之后复归了正常，而老东山却再也找不回他失去的青春与人生。作品在辛中含酸的悲剧故事中，包含着深深的社会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意味。这部作品在内蕴上和形式上，都与作者的《八里情仇》的长篇小说不

无异曲同工之妙。《八里情仇》在林生与荷花曲婉迷离的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个人恩怨中，包孕的正是对家仇、左祸和贫穷沆瀣一气愚弄普通人的外在强力的有力揭示和强烈批判。畸恋的历史必然造成畸态的人性、带来畸态的人生，人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健康的主体，更有赖于健康的环境，人与社会正是这样互为作用、互相影响，这便是京夫近年来在小说创作中萦绕萦怀的大主题。如同《八里情仇》既具传统现实主义之长又有传统现实主义之短一样，《啤酒》一作在叙述方式上也是较为平均地使用笔墨，因而前半部颇显琐细和累赘，影响了整体结构的谐调与紧凑，使人读起来不免感觉沉闷。看来，如何使作品的叙述轻重有致、缓急相宜，摒弃事无巨细都精雕细刻的平铺直叙方式，确是京夫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应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以《热爱命运》的长篇小说使文坛广为瞩目的程海，先前在陕西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他在八十年代中期转入小说创作之后，曾以《三颗枸杞豆》、《情不自禁》、《我的夏娃》等短篇、中篇小说，使不少人刮目相看。他在小说创作中带入了诗人的锐敏观察和细腻感觉，因而看取生活常能见人所难见，表达感受也常能言人所难言，自觉不自觉地溢渗出诗人所特有的一种气质。收入本书的《人之母》，你可以说是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中篇散文，它以散淡的结构和随谈的形式所叙述的有关故乡的人和事，并不重在具体写了什么，一切都在于勾画一种丑陋与美好并存的生活氛围，抒写一种苦涩与甜蜜混杂的乡恋情绪，在整体上实现一种大写意。《人之母》的这样一个意蕴与它的独特形式关系极大，它既写实又写意，既叙事又抒情，还间或议论的叙述，颇像小说、散文、诗歌和小品诸家笔法交融一炉的大杂烩。它的长处与短

处都在于它不像规范的小说，而这也正是程海之为程海的特点所在。比较而言，他的《热爱命运》在吸收多种艺术手法形成自己所长上显得更为成熟，然而，这部作品的引入和过人之处，却在于它正面描写了一个多情善感的男子，并把他朝三又暮四的情爱心理揭示得惟妙唯肖。别的人涉笔情性多有遏制与修整，而程海笔下的南或则是和盘托出，管他是正常的还是变态的，是见得人的还是见不得人的。因而，从《热爱命运》中，人们读到了作为作家的程海的艺术真诚和不凡腕力。程海的笔是擅于写情的，如果他再放宽一些视线，入笔再添加一些深度，他的创作将是无可限量的。

从跃入文坛的时间来说，莫伸和贾平凹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78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都榜上有名，他们也成为并升于陕西大地的两颗文学新星。但无论是创作追求还是艺术风格，二人都相去甚远，绝少雷同。贾平凹在创作上决不安分，以见异思迁为长，莫伸则在艺术上谨严有加，在持成稳重中渐次求变。莫伸在长达十年的业余创作时期，所写的题材大都不离他所熟悉的知青生活和铁路生活，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任专职编剧之后，才在《生命在凝聚》等中篇小说中把题材拓展到别的领域。总体来看，莫伸比较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注重于在直面现实中有自己的思索与发现，写出艰窘人生的酸甜苦辣。中篇小说《宝物》描写下乡知青沈效明承接庆祥老师的未竟之志，尽力收藏流失民间的珍贵古币，其间既不为有的人所理解，又辄遭行人中算计，费尽千辛万苦地把藏品上交县博物馆，却因“造反派”弄权再次失散。作品既写了动乱年代遗忘历史又贩卖历史的罕有荒诞，又写了青年一代在无想可往、无事可求的环境氛围中的可贵追求。作品在内蕴上充满着为

人为事的严气正性，形式上不失有板有眼的叙述路数。比较而言，他的长篇小说近作《尘缘》，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创作更变。这部作品不仅由白晓栋的一桩婚外情事牵扯出了一座城市的根根须须，写出了情事因家事、人事和国情的羁绊而难遂人愿，而且悠悠的哀怨与淡淡的幽默交织于笔端，叙述方式上以张弛有致和游刃有余表现出了内在的机智和成熟。莫伸比较善于驾驭城市生活题材，这使他在描写对象和领域上与别的陕西作家不同。《尘缘》虽然在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力度开掘上尚有缺欠，但它无疑是莫伸创作的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莫伸在直面现实和表现生活上，将由此走向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高建群在“陕军”中属于作品不多但篇篇掷地有声的特色作家。他自小便辗转于陕北各地，成年后又到西北边地服役，这种流浪者的盈实经历，使他过早的尝到了生活的艰难，也使他过多地积淀了人生的体验。最现实与最浪漫，最苦涩与最绚烂，构成了高建群文学创作的浑厚底色，使得他一涉足小说，便很有出手不凡的味道。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甫一发表，便以浑厚天成的传奇性引人瞩目；接着又以在革命与爱情的题材上翻出新意的《雕像》一作，摘取了《中国作家》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处女作《最后一个匈奴》，更以雄浑刚健的艺术气度使评论家刮目相看，成为“陕军东征”的领衔作品之一。高建群的小说，常常在诗情画意中充溢着一种野气和雄性，故事往往富于传奇色彩，人物常常满带浪漫气息，形式上也总逾规越矩，甚至就以议论和抒情来代替叙事，有意释发一种历尽沧桑而踔厉风发的豪气和壮气。本书收入的中篇小说《伊犁马》，为《遥远的白房子》的姊妹篇，作品在我与伊犁小黄马的大故事中套写我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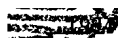
少女乌龙木莎的小故事，人与马的深情、人与人的挚恋，融汇成一曲辽远而悠长的浪漫牧歌，令人感念，让人怀恋。作品在表现方式上，也以叙事、抒情和议论的合三为一，颇富强劲的律动感与浓烈的主体色彩。高建群如何善用情感之琴弦弹奏民族大情感和个人小情感的和弦，这篇《伊犁马》也可见出不少端倪。这样的一个题旨追求，在他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里，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杨作新不管人生的旅途如何艰难曲折，始终抱着同样炽烈的热情追求民族的解放和个人的幸福，在他不懈又不倦的前进路辙中，“革命”与“爱情”是合而为一的动力，也是合而为一的目标。作品由杨作新的际遇串结起来的革命史片断，悲壮迷离中有案可稽；而他与黑白氏、与荞麦的爱情史线索，阴差阳错中又引人嗟叹惋惜。这部作品虽然下半部与上半部缺乏更为内在的联系，使它尚难构成一个完整而有机的艺术统一体，但前半部能写得如此雄浑而灵动，也令人大喜过望。问题还在于，这部作品已经显示出的种种独特性或者独特性之萌芽，使人看到了高建群善于自出机杼地驾驭重大题材的不凡才力。这对于作家、对于文坛，都是更大的意义所在。

杨争光在“陕军”中，是不温不火又极具个性的一位。他出身于家境贫寒的关中农家，工作之后又在陕北一个山村下乡一年，这使他的创作与乡土黄尘有着不解之缘，甚至他后来索性就把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黄尘》。近年来，他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一方面从事影视编剧，《黑风景》、《赌徒》、《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等中篇小说迭次在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陕北大嫂》、《双旗镇刀客》等电影作品也先后在国内外的电影奖项中得奖获誉。杨争光创作的特点，不仅在于他“两栖”作战而斐然有成，更还在于他看取生活常

常逾越显见的社会性层面，直取日常生活和简陋行状之中的人的种种悖常现象，写出隐含其中的人生存在与人性底里的尴尬与无奈，而在表现形式上，则以木刻般的笔锋、漫画般的叙事，以避免主观介入的“生活自然流”来表现一切，作品饱带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峻气度。本书所收入的《蓝鱼儿》和《赌徒》，均为杨争光近年来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蓝鱼儿》通过一出把日常生活中胳膊人的小玩闹运用到政治运动中的批斗会的小故事，写出了人们难以主宰自我更难以驾驭生活的大不幸。让蓝鱼儿到批斗会去胳膊人是她丈夫想出来的主意，不料这主意又使他自己饱受其苦，临了还剁掉了蓝鱼儿的手。小人物如何在大运动中，被迫逼上害人又害己的自戕之路，《蓝鱼儿》真是以喜剧细节所蕴含的悲剧意味揭示得入木三分。《赌徒》在骆驼痴迷甘草，而甘草又挚爱八墩这样一个三角恋情中，把爱煎熬人又滋润人，爱的正面的炽烈与负面的冷酷，揭示得活灵活现；而写到骆驼因爱甘草无望转而去成全甘草与八墩并为之送命时，那种为爱而视死如归结果又未能引起任何反响的无谓的悲剧，又可以说让人惊心动魄了。作品似乎是写骆驼痴心去爱一个并不爱他的女人的无望与无聊，又似乎是写明知不可能却偏不撒手的追求的不屈与不挠。爱在这里超出了原义，表现为人生的一种念想与过程，无奈与无常，无知与无畏，都如此这般地交融在一起，让人扼腕，令人嗟叹。在个体的狡黠中呈现群体的愚鲁，以具体之有为表现整体之无为，从而折现一种封闭而困顿的村社文化及其遗风余俗，使杨争光的作品具有一般的乡土题材所少有的独特而浑厚的文化意蕴，从而成为读解中国村社文明的重要文学标本。

以上对“陕军”七位重要作家小说创作的述论，简括概略中难免挂一漏万，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陕军”作家未能涉及到，如也同样活跃而出色的李天芳、李凤杰、王篷、王戈、王宝成、王吉呈、王晓新、峭石、黄建国等。因此，这个选本和我的这个序言，只能当人一份观览陕西小说创作盛景的简略的示意图，读者应当由这个图例生发开来，根据自己的兴味和条件，去更深地研读单个的作家作品或更多地了解整体的创作风貌。

文学中的“陕军”属于陕西，也属于中国，更属于热爱他们的广大读者。

 年7月于北京

陈忠实

作家小传

陈忠实，陕西西安郊区人，生于1942年6月。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34中学，后在家乡做民办教师，继在区、乡政府工作，坚持业余创作，1965年初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以短篇小说《信任》获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调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延河》文学月刊主编。

1979年以来，陈忠实先后发表中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80余篇，散文、报告文学40余篇。其中9部（篇）作品曾获全国及大刊物文学奖。1992年冬，陈忠实历时6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作品在《当代》首发之后即行成书，印数已逾50万册，在文坛内外均引起巨大反响。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作者也因而被文坛内外的人们看作是“中国当代最具创作实力的代表性作家”。

目 录

“陕军”七人小说创作论略

——代序 白 烨 (1)

陈忠实

作家小传 (1)

辘轳子客 (短篇小说) (2)

地窖 (中篇小说) (14)

白鹿原 (长篇小说梗概) (59)

主要作品目录 (68)

贾平凹

作家小传 (69)